

# 讲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

## ——鄂伦春族作家首部长篇小说《雪猎》读后

2025年9月，鄂伦春族女作家侯波创作的长篇小说《雪猎》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作品是中国作家协会2020年度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之成果，亦是鄂伦春族作家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雪猎》以主人公吴氏家庭的一对姐妹艾戈艳及姐姐艾玛汗的成长、选择、婚姻与经历为主线，在历史的长河中展开刺刺河畔鄂伦春人的人生史、家庭史、家族史、民族史与人类史，在生存、生产、生活、生计、生命与生态中勾勒鄂伦春族民族精神及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现实境况。正如作者在后记中记载其姥姥吴秀芬的嘱托：“我说我的故事要让我后人写，这是我的家族史、民族史。”而作者正是通过两位女性主人公相互交织的人生故事，书写了鄂伦春人勤劳善良、勇敢坚强、乐观豪放、生命至上、珍爱生态的民族精神，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不让一个民族掉队，让所有民族同胞都幸福生活”在祖国大家庭

里”的伟大民族政策。

《雪猎》以火神神话为引子，以雪猎的赞达仁、马嘶、犬吠为尾声，以天地、四时、星辰、日月、山川、风雨、河流、雪猎等8章建构故事内容，讲述鄂伦春族不一样的人间烟火。艾玛汗与艾戈艳姐妹二人虽为同一母亲所生，却从小分离，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艾玛汗是艾戈艳心中的榜样与力量。她们的人生在二元对立与统一中定格于1953年9月28日新生鄂伦春民族乡的定居生活中。出生后，她们的母亲去世，妹妹艾戈艳随父亲与继母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而艾玛汗随孤身一人的三大爷塔木善生活，辛苦地照顾他的生活起居。16岁时艾戈艳成为萨满，艾玛汗则承担起家庭重任。艾戈艳接受了指腹为婚，幸运地与心地善良的卡图尔结为夫妻；艾玛汗却坚决反抗塔木善包办的、与古拉依尔的婚姻，她自主地选择了苏赫欠为丈夫。结婚后，艾戈艳听从丈夫安排，安心享受甜蜜恩爱的传统生活；艾玛汗则在丈夫被

日本人打死后，养父又患眼疾的情况下，为了生存下去，违背了鄂伦春女人不能使用狩猎工具、不打猎的禁忌，进山打猎。她还改名为英霞，参加剿匪抗日队伍，誓为丈夫报仇。

“艾玛汗望着远去的背影，耳边回响着李天安的话：生活应该由自己主宰，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后来，艾玛汗与李天安因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信仰而结为革命伴侣，两人缔结为团结户。她也没有遵从鄂伦春族再婚女人须将孩子留给婆家的规定，“现在艾玛汗带着孩子再嫁真是破了例。”

作者擅用东北方言、谚语、比喻、神话、传说、故事、史诗、民歌、玩具与游戏，在诗情画意、动物相伴、娱乐休闲、生死存亡的时空中编写着历史叙事、女性叙事、生存叙事、生命叙事与生态叙事，正如作品所呈现的那样，“有生命，就有生存的方式。”作为鄂伦春族第三代作家，作者本身已远离民族游猎的生产生活方式，其记忆深处沉淀着姥姥的文化记忆。作者在双重的生态审美

记忆中，立足于女性视角与审美体验，揭开鄂伦春族从原始游牧社会到下山定居的历史序幕。文本中，虽然狩猎生产生活方式、萨满文化、民俗文化的描写更多是排列式、介绍性、常识性与学术性的，但饱含着鄂伦春族女性主体的情感、想象、记忆与认同，“万物都有轮回，你不伤害它，它就会成为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

《雪猎》贯穿小兴安岭之雪与鄂伦春族游猎生产生活方式之审美意象，从女性视角描绘雪季、雪原、雪地、雪野、雪花、雪水、雪兔，厚描出猎、围猎、追猎及不猎而猎，“阿迈走过去，大狍子斜卧在草窝里，三叉狍角的狍头真好看，能做一个漂亮的灭塔哈。”鄂伦春族婚姻礼仪以民族传统与氏族规范为核心，艾戈艳婚礼中关于开脸的仪式融合了汉族礼俗，实为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见证。朝鲜族、汉族、鄂伦春族等各民族人民皆在同一生态空间中相生共存，“对于苏赫欠这样的猎民来说，雪就像农

民的雨、牧民的草。”小说作品中大公鸡的陌生化、吃土豆、面饼等情节描写，皆表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事象，人们向往美景、美味、美德与美好的生活以及“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美未来。由此，作者不仅讲述了一个鄂伦春族故事、一个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一个中国故事，更是讲述了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故事。

《雪猎》承载个体性与民族性、感性与理性、传承性与变异性、身体性与实践性、时间性与空间性之并存，以源于生命接力式的审美记忆塑造生态审美文化认同感，激活地方的环保意识，提供民族精神慰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想象共同体，而是文化共同体、情感共同体、生命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

(王丙珍)

### 文艺评论



▲资料图片

## 新疆“90后”文物修复师：

### 让北庭故城千年遗存获新生

位于新疆吉木萨尔县的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下称“博物馆”）内，“90后”文物修复师刘潇正俯身于工作台前，专注修复一件布满历史痕迹的陶罐。陈列在侧的陶瓮、陶盏等文物，经他巧手修复后已重现往日神采。

“每个清晨踏入修复室，看着那些等待修复的陶片、铜钱和瓦当等文物，感觉它们像被时光暂时封印的碎片，等着我去唤醒那些沉睡的故事。”刘潇1月15日接受采访时说，由于修复任务重，人手有限，加班加点是常事。

位于吉木萨尔县城以北12公里处的北庭故城遗址，是见证唐代庭州、北庭都护府及元代别失八里宣慰司等历史印记的重要遗址，被称为“丝路北道活化石”。2014年，其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组成部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近年来，在中国国家文物局

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的支持下，吉木萨尔县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累计完成考古发掘面积2.1万平方米，出土包括刻有“悲田寺”字样的陶器残片在内的珍贵文物3500余件，考古成果丰硕。

原本担任博物馆讲解员的刘潇，面对不断出土的文物，选择从“讲述历史”转向“修补历史”。2021年博物馆筹建文物修复室时，他第一时间递交申请。

刘潇坦言，虽然大学修的博物馆学让他掌握理论基础，但真正的修复技艺需要在实践中磨炼。“记得刚开始，我花了半个月时间做清洗陶片工作，不断用毛刷一点点剔除缝隙里积存的物质，这看似简单的工作，却需要极大的耐心。”

如今，刘潇已独立修复百余件文物。“丰富的讲解工作经历，让我在修复文物时有了更深的感悟。我觉得修复文物不是简单拼

凑，而是与古人对话。”他说，比如在修复陶瓮时，自己会想象古人用它盛水、贮粮的场景，仿佛在与古丝绸之路上往来的商旅隔空对话。

“文物修复是寂寞的，常常一坐就是一整天，但当看到残破的陶罐在自己手中重获新生，想到这些文物将继续诉说历史，就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刘潇表示，文物修复的价值，就是让历经千年的文化遗产得以延续生命。

据悉，博物馆自设立文物修复室以来，已成功修复500余件出土文物，涵盖陶器、钱币、骨器、建筑构件等类别。

“这些跨越唐、宋、元等朝代的文物，实证了历代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的有效管辖。”刘潇说，期待通过自己的双手，让更多文物“活”在当下，让北庭故城的历史被更多人了解。

(据中国新闻网)

唐果子，是起源于唐代的传统特色糕点，佐茶而食，其造型精致、色彩丰富，曾在唐代宫廷贵族中流行。在西安，有着多年烘焙工作经验的“80后”李欢，一次偶然的会与唐果子结缘。2020年，李欢与志同道合的伙伴成立公司，创立了“开元风雅”品牌，李欢也成为了品牌的主理人。她和团队埋首于唐代饮食文献之中，行走于各大博物馆内，从唐代文物的花纹图案中汲取灵感，结合健康饮食和现代口味需求精心调整配方，成功“复现”出一枚枚精巧的唐果子，受到人们的欢迎。

(据新华社)



▲李欢（左）、制果师卓美艳（中）在唐果子制作体验项目中与爱好者交流。（邵瑞/摄）

## 一枚唐果子『再现』千年长安韵味